

## 論楊萬里詩對「老」的書寫 ——以其創作歷程為軸的討論

楊朝閔\*

### 摘要

本文旨在探析楊萬里對「老」的書寫，選由「心境」、「作詩」、「物我」三個角度闡發之，並從中抽繹楊萬里詩歌的創作歷程。研究發現，在《江湖集》(1162-1177 年)中楊萬里多視「老」為負面因子，主題幾與「慨歎」、「苦吟」、「感物」相關。然而到了《荊溪集》(1177-1179 年)後，楊萬里則漸有「自適」、「捨得」、「與物相親」的表述。此樣面對「老」的態度和杜甫、白居易、蘇軾、黃庭堅等人頗不同，值得關注。總括來說，本文的價值為：一、梳理楊萬里詩對「老」的書寫，並突出其特殊性；二、用「以小窺大」的方式，探析楊萬里詩的創作歷程。

**關鍵字：**楊萬里、老、心境、作詩、物我

---

\*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

## Yang Wanli's Poems for "Old" : Discussion based on his creative process

### Abstract

The thesis examines Yang Wanli's writing "ol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tate of mind", "composing", and "things and self", then combines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Yang Wanli's poems. It can be found in *Jianghuji* (1162-1177) that Yang Wanli regards "old" as a negative factor, related to "sigh", "hard-working style" and "affected by things". However, after "*Jingxiji*" (1177-1179), Yang Wanli gradually got rid of them, and wrote "contentment", "pick-up", and "intimate with things". And this attitude is different from Du Fu, Bai Juyi, Su Shi, Huang Tingjian, Chen Shidao. In summary, the value of this article is : (1) examining Yang Wanli's poems from "old" and highlighting its particularity; (2) explo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Yang Wanli's poems from "old".

Keywords : Yang Wanli, old, state of mind, composing, things and self

### 感謝詞

本文原為黃奕珍教授「宋代詩學專題」課堂報告，後宣讀於 2019 年「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寫作期間，承蒙黃奕珍先生、趙唯淨同學、王潤農討論人，及諸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一、前言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江西吉水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詩歌成就有目共睹，前人早論之甚詳。然殊為可惜的是，過去研究常著力在概括性闡釋，而缺少細節式討論。換言之，楊萬里詩的特色學界已大抵明晰，但其他同樣具備一定意義的命題，則有待掘發。

周裕鍇嘗云：「宋人在詩論中自覺提倡一種老年之詩、晚年之詩。」<sup>1</sup>而經檢索，楊萬里詩句中提及「老」字者，共約 749 次，於宋代詩人中名列前茅。<sup>2</sup>職是之故，本文選擇從「老」出發，剖析楊萬里如何看待「老」，如何寫「老」。<sup>3</sup>

關於「老」的研究，大抵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是以作家老(晚)年作品為對象，如阿多諾云：「重要藝術家晚期作品的成熟(Reife)不同於果實之熟。這些作品通常並不圓美(rund)，而是溝紋處處，甚至充滿裂隙。」<sup>4</sup>二是不局限老年，旨在探析作家如何書寫「老」、如何看待「老」，凡作家提及「老」、感受「老」者，皆可納入，若蔡孟芳曰：「宋代有『嘆老』的風氣，詩人們憂心忡忡，年輕時就競相在詩文中顯露對自己早衰的焦慮。」<sup>5</sup>三是作為一種詩學課題，同蔣寅言：「『老』具有內容和風格兩方面的含義，其審美內涵大致表現為風格上的老健蒼勁，技巧上的穩妥成熟，修辭上的自然平淡，創作態度上的自由超脫與自適性。」<sup>6</sup>由此知，「老」並非僅止於身理上的變化，猶且關係到作者的心理狀態，並會影響其詩歌的創作風格。

惟需辨明的是，縱使三個面向皆和「老」相關，但層次截然不同，本文主要擇取第二個面向探析之，研究楊萬里對「老」的書寫，因目前學界對部分作家的「老年書寫」和宋代「老成詩學」已多所著墨。反之，作家們如何觀看「老」、

<sup>1</sup>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頁347。

<sup>2</sup> 略僅遜於陸游約2489次、劉克莊約1109次、方回約792次、蘇軾約762次。以上數據來源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全宋詩檢索系統」。

<sup>3</sup> 論述楊萬里詩和老的關係者：李奧從「落寞與豁達」、「活巧與清奇」、「家國之殤與拳拳之情」、「惆悵與苦吟」四面向申論，部分主題雖和本文重疊，然其僅著眼於《退休集》，且詩作舉隅偏少，參氏著：〈誠齋詩中的「老」之氣韻——且看《退休集》詩作及各家評議〉，《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2期，2017年4月，頁225-229。賈君琪主在論述「病」，以之延及「老」，僅和本文一個環節重疊，參氏著：〈人誰長健底，老有頓來時——論楊誠齋病中詩〉，《濰坊工程職業學院學報》，第32卷第1期，2019年1月，頁67-70。綜上，二文實未呈顯楊萬里詩對「老」書寫的多元面向及變化軌跡，故仍有不少值得探討的空間。

<sup>4</sup> 阿多諾著，彭淮棟譯：《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246-247。

<sup>5</sup> 蔡孟芳：《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黃景進先生指導，2007年)，頁204。

<sup>6</sup> 蔣寅：〈作為詩美概念的『老』〉，《甘肅社會科學》第218期(2016年5月)，頁1。

在怎麼樣的情境下意識到「老」等，實有待掘發。<sup>7</sup>再又，楊萬里壽命長達八十年，留下四千餘首詩，時間斷限較許多作家清楚，加之其詩歌創作彰顯出豐富的動態歷程，所以是此一研究的極佳範本。

而據楊萬里自述，其詩風至少歷經四次變化：一為紹興三十二年(1162)前模仿江西詩派者，然此期詩作悉被楊萬里焚毀；二為紹興三十二年(1162)至淳熙四年(1177)學後山五字律、半山七絕、唐人絕句者，但楊萬里卻也遭遇「學之愈力，作之愈寡」的困境；三為淳熙四年(1177)至淳熙五年(1178)「辭謝唐人、王、陳及江西諸君子」，達到「萬象畢來，獻予詩材」的化境；四為紹熙元年(1190)被范成大、尤袤說自己詩又變，可是到底變作如何，即連楊萬里亦不自知。<sup>8</sup>

然作者自道並不必然符合實際創作情形，莫礪鋒即云：「我們可以確定楊萬里詩風的轉變其實是一種緩慢進行的漸變，而不是像他本人所誇張的『忽若有所悟』式的突變。」<sup>9</sup>是以，本文另項目標乃希冀由小窺大，透過「老」來解析楊萬里詩的類型，乃至其發展過程。<sup>10</sup>

綜合言之，本文一方面旨在闡發楊萬里對「老」的書寫；二方面欲在此之上，重新檢視楊萬里的詩學表述及創作歷程。以下先從視域較廣的「心境」出發，分析楊萬里對「老」的普遍感受，再則聚焦楊萬里對「老」與「作詩」的看法，觀察楊萬里的詩人意識，最後論述楊萬里如何將「老」與「物我」連結，明白楊萬里看待外物的角度。藉此，希冀從內在個人到外在事物，由綜觀至微觀，較周全地呈顯楊萬里對「老」的書寫。

## 二、從「慨歎」邁入「自適」

年齡的增長是人必經的歷程，而其間既可云「成長」亦可曰「衰老」。對此是悲抑或喜，則端賴人如何看待之。

藤野岩友曾追溯自《詩經》和《楚辭》始，就可見到詩人們發抒對「老」的感慨，然而二書大抵僅可謂肇其端，難以概括後世所有對「老」的書寫。<sup>11</sup>其後，

<sup>7</sup> 相關論述多散落於各篇文章中，單獨以「老」為題的論文甚少。

<sup>8</sup> 〈誠齋江湖集序〉、〈誠齋荆溪集序〉、〈誠齋南海詩集序〉、〈誠齋朝天續集序〉，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頁3257-3258、3260-3261、3263-3264、3273-3274。

<sup>9</sup> 莫礪鋒：〈論楊萬里詩風的轉變〉，《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10月），頁507。

<sup>10</sup> 楊萬里詩曾被編為九集，分別為《江湖集》(1162-1177)、《荆溪集》(1177-1179)、《西歸集》(1179)、《南海集》(1180-1182)、《朝天集》(1184-1187)、《江西道院集》(1187-1189)、《朝天續集》(1189-1190)、《江東集》(1190-1192)、《退休集》(1192-1206)。

<sup>11</sup> 藤野岩友：〈詩經に見える「嘆老」〉，《國學院雜誌》第59卷第10、11號(1958年11月)，頁241-245。藤野岩友：「《詩經》中的『嘆老』並不構成《詩經》的重要意義。……《楚辭》中的『嘆老』與後世文學作品中表現的大部分『嘆老』都有關聯，這一點非常重要，但不能說是囊括了全部的『嘆老』文學。」參氏著：《楚辭》中的「嘆老」繫譜，收入《巫系文學論——以《楚辭》

蔣寅分析盛唐與大曆詩人面對「老」的態度差異時，指出「盛唐詩洋溢著少年意氣，感嘆人生易老能激發人的壯懷」，反觀「大曆詩恰似一個中年人在歷盡滄桑、飽經憂患之後那鬱鬱不自聊的心境，只能給人以頹傷的情調」，故蔣寅把對早衰感的吟詠視為大曆詩的特色。<sup>12</sup>然而，宋詩作為內省精神極強和「悲哀的揚棄者」<sup>13</sup>當呈現不同的風貌，目前學界仍少有論述。不過，以楊萬里為觀察對象，即可見其對「老」的深刻辯證。其中和「歎老」有關者，如：

我亦知吾生有涯，長將病骨抵風沙。天寒短日仍為客，酒煖長亭未是家。  
又苦征夫催去去，更甘飛雨過斜斜。舊聞行路令人老，便恐霜毛一半加。  
(《江湖集》，〈考試湖南漕司南歸值雨〉，1162年)<sup>14</sup>

吾生行路何時了，舊館重來身漸老。路旁松桂只十年，如今脩脩舊小小。  
昨宵宿處又雲邊，來宵還似今宵然。陳迹更待俛仰間，有酒不飲要稱賢。  
(《江湖集》，〈宿楊塘店〉，1163-1164年)<sup>15</sup>

溫飽能消底，奔忙自作癡。平生腳已繭，今日鬢將絲。  
山刻霜餘骨，梅臨水底枝。只嫌長落莫，不道許幽奇。  
(《江湖集》，〈歲晚出城〉，1167年)<sup>16</sup>

縮合三詩，楊萬里宣說自己雖具「生也有涯」的體認，但仍免不了飄泊為客的窘況，故而發出「奔忙自作癡」和「吾生行路何時了」的哀歎。而行路的漫漫，又常促使楊萬里不斷憶及「老」，甚至認為行路會「令人老」，是「老」的催化劑，也是使自己在41歲時即已「鬢將絲」的主因，面對山與梅等外在景物，亦讓楊萬里萌生「長落寞」之感。再如，楊萬里嘗言「詩窮不但兩鬢霜，白髮緣愁千丈長。一年強半走道路，歸來又見橘柚黃」<sup>17</sup>，歎惋自己既窮且老卻又四處奔波的慘澹，亦是近似的表述。而像此類性質的作品，誠不僅侷限於《江湖集》，實貫串了楊萬里一生的創作歷程，其曾曰「紅塵無了日，白髮未還家」<sup>18</sup>悲傷自己年事已高猶有塵事未了，無法還家；「我今頭白苦思歸，羨君山園芋栗肥」<sup>19</sup>可知楊

為中心》(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頁430、441。

<sup>12</sup> 蔣寅：《大曆詩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4月)，頁54-62。

<sup>13</sup> 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6月)，頁32。

<sup>14</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卷1，頁5。

<sup>15</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2，頁78。

<sup>16</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5，頁302。

<sup>17</sup> 《江湖集》，〈和九叔知縣昨游長句〉，1166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4，頁256。

<sup>18</sup> 《南海集》，〈感興〉，1181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18，頁914。

<sup>19</sup> 《朝天集》，〈寄題劉成功錦里〉，1187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22，頁1114。

萬里時時嚮往投老歸田，但卻由於經濟因素和個人的理想抱負，終不願輕易出世。正是在這樣糾纏的矛盾中，楊萬里甚且發出「出處俱為累」<sup>20</sup>的感慨。

又值得注意的是，上段獨立徵引的三首詩寫作時間俱在楊萬里 36、37-38、41 歲時，這在古人來說，應還尚屬壯年，是以楊萬里頗有未老先衰、提早歎老的跡象。另除卻行路的奔波外，楊萬里「歎老」亦有其餘面向，如：

病著初無惱，安來始覺衰。人誰長健底？老有頓來時。  
山意淒寒日，秋光染瘦詩。小松能許劣，學我弄吟髭。  
(《西歸集》，〈病後覺衰〉，1179 年)<sup>21</sup>

「病」癒後，楊萬里慨歎「老」的突如其來，猶且觀看群山、秋光、小松等，亦染上幾許愁緒。這類「老病」的連結於楊萬里詩中所在多有，如：「少日耽書病得懼，何曾燈火稍相疎。如今老懶那能許，卧聽鄰齋夜讀書」<sup>22</sup>以昔日耽書對比如今老懶，只得聽他人讀書；「我非不能飲，老病怯觥籌」<sup>23</sup>吐露想飲酒，卻因老病而不能的無奈；「老眼逢書怯細看，抄書一事更應難」<sup>24</sup>認為老使自己難以讀書，更難抄書；「老病不禁餒食冷，杏花餒粥湯將來」<sup>25</sup>言老來身體衰弱，無法吃冷食。再又，時光的徂逝亦容易引動楊萬里對「老」的覺知，像：

傳語清心閣，欣逢詩主人。鶯花無恙否，風月一番新。  
舊日行吟處，今來跡已陳。應憐楊縣尹，鬚鬢兩如銀。  
(《江西道院集》，〈寄奉新鍾宰〉，1188 年)<sup>26</sup>

上詩採以今視昔的方式，在問候友人的同時，亦表露對物換星移、年華老去的感慨。蓋這類感受楊萬里體會得亦頗深刻，嘗言「老去能逢幾箇春？今年春事不關人」<sup>27</sup>道出對時光匆匆華年不再的歎息；「俛仰二十年，今老懷昔健」<sup>28</sup>年老體衰

<sup>20</sup> 《江湖集》，〈送客既歸，晚登清心閣〉，1170-1175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6，頁 320。

<sup>2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14，頁 703。

<sup>22</sup> 《江湖集》，〈夜聞蕭伯和與子上弟讀書〉，1166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4，頁 198。

<sup>23</sup> 《江湖集》，〈次日醉歸〉，1167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5，頁 267。

<sup>24</sup> 《朝天集》，〈省中直舍因敲新竹懷周元吉三首〉其一，1187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22，頁 1126。

<sup>25</sup> 《江東集》，〈寒食前一日行部過牛首山〉，1192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34，頁 1724。

<sup>26</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25，頁 1305。

<sup>27</sup> 《朝天集》，〈過霸東石橋，桐花盡落〉，1188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24，頁 1228。

<sup>28</sup> 《江西道院集》，〈舟過柴步寺〉，1189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26，

之時使楊萬里分外懷念昔日健勇。另外，「老」亦使楊萬里對季節的感受尤為敏感，如：

每到炎天只願秋，如何秋到卻成愁。官居也有寒蛩語，不似山間聽得幽。  
夏熱通宵睡不成，秋涼老眼又偏醒。窗虛月白清無夢，卻為西風數漏聲。  
(《朝天續集》，〈秋夕不寐〉，1190年)<sup>29</sup>

上詩寫自己每在夏日時，期盼秋天到來，但秋天的涼爽又讓楊萬里「老眼偏醒」，睡不著覺，由此見「秋」乃是加深楊萬里對「老」知覺的引發物，餘如「萬物皆春人獨老，一年過社燕方回」<sup>30</sup>述說春日時分萬物欣欣向榮時，更反襯出自身之老；「但令暑為涼，老病有生意」<sup>31</sup>以為涼爽的夏日，能減輕老病之感；「我欲與秋敵，秋先令我酸。歎息復歎息，誰是長少年」<sup>32</sup>得見秋日令楊萬里覺知到老，引發歎息。凡此皆證楊萬里對「老」的感受常受到季節波動。

然而需留意的是，即使楊萬里「歎老」之作繁多，也曾云「老來萬事落人後」<sup>33</sup>，但並不表示楊萬里總是「歎老」，其也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老」的時候：

五十如何是後生，呼兒拔白未忘情。新年只道無功業，也有霜髭六十莖。  
(《荊溪集》，〈鑷白〉，1177年)<sup>34</sup>

本詩宣示意味頗濃。先是用反問句道出自己雖非後生，但仍懷有未忘情的襟抱，並寫呼喚兒子拔白頭髮一事，以調侃自己新年亦有「霜髭六十莖」的功業，自嘲中亦彰顯無比自信。與之類似者，如：

強惜數莖鬚，惟愁白卻渠。朝來都白盡，愁惜兩何如。  
客傳涅鬚法，老子付一笑。借令白再玄，能令年再少。  
涅鬚只誑客，那可誑妻兒。誑得妻兒著，還能誑面皮。

頁 1354。

<sup>29</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30，頁 1561。

<sup>30</sup> 《南海集》，〈春晴懷故園海棠〉，1181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16，頁 805。

<sup>31</sup> 《朝天集》，〈新涼五言呈尤延之〉，1184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19，頁 971。

<sup>32</sup> 《江西道院集》，〈感秋五首〉其一，1188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25，頁 1271。

<sup>33</sup> 《南海集》，〈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1180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16，頁 800。

<sup>34</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8，頁 480。



(《朝天集》，〈自嘲白鬚〉三首，1189年)<sup>35</sup>

楊萬里先寫愁緒得使莖鬚發白，後過接到「客傳涅鬚法」一事，以為令髭鬚變黑一舉，不過是自我欺騙罷了，己身已老的事實終不能改變，但楊萬里並未因此感歎，反倒以詼諧的口吻嘲諷之。又若：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髯疎鬢禿已雪霜，皮皺肉皺真老醜。葉生畫時顏尚朱，王生畫時骨更臞。一生愛山吟不就，兩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圖凌煙，腰間羽箭大如椽。君不見浣花醉圖粉墨落，日斜泥滑駟失脚。貴人寒士兩相嗤，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朝天續集》，〈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溫叔〉，1190年)<sup>36</sup>

楊萬里反用《世說新語·賞譽》「森森如千丈之松」<sup>37</sup>和《世說新語·容止》「濯濯如春月柳」<sup>38</sup>的典故，指稱自己的不才和老醜，再且用「愛山」的喜好，譬喻兩肩如秋山瘦，並引入「畫圖猶在人已非」的概念，開玩笑地要王生停手。由上得見，楊萬里有時亦能跳開「歎老」式的自傷自憐，以戲謔的方式寫老，此也間接反映「嘲老」乃是楊萬里安頓「老」的一種方式。除此，楊萬里也會從更多樣的角度來看待「老」，如：

常州曾作兩年住，一別重來十年許。岸頭楊柳記得無，總是行春繫船處。自笑恍如丁令威，老懷成喜亦成悲。人民城郭依然是，只有向來鬚鬢非。(《朝天續集》，〈晚過常州〉，1189年)<sup>39</sup>

楊萬里曾於淳熙四年到五年(1177-1178)知常州，至淳熙十六年(1189)任秘書監作金使接伴使，再過常州。詩中化用丁令威故事，據《搜神後記》記載，丁令威本為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卻被少年舉弓射之，乃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sup>40</sup>楊萬里藉此典故自笑己身年老後歸返常州，面臨既喜且悲的複雜感受，所喜者是老了之後還能路過常州，憶及過去曾歡度的美好時光，所悲者是心中生起了「物是人非」的感受。換言之，如果行路令人老，那麼歸返則使人忘老，然而當見到舊時景物未

<sup>35</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26，頁1364。

<sup>36</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30，頁1567。

<sup>37</sup> 南朝宋·劉義慶，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2月)，卷中，頁233。

<sup>38</sup> 南朝宋·劉義慶，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下，頁342。

<sup>39</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27，頁1381。

<sup>40</sup> 東晉·舊題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月)，卷1，頁1。

嘗改變時，則又不免讓人反身自念，想及自己已然變老的事實。再則，隨著年齡的增長，也令楊萬里對老病的看法有所轉換，試觀：

兩腳遍雲水，羣書久網絲。卻因三日痛，理得數編詩。  
不借雙高挂，毋追一任歎。老來非愛病，不病亦何為？  
(《退休集》，〈足痛無聊塊坐，讀江西詩〉，1199-1201年)<sup>41</sup>

歷來許多文人常將「老病」并提，形容自己又老又病。然在此，楊萬里不一味地把病視為負面因子，反倒能翻轉思維，從較達觀的角度視之，訴說自己老來並非愛病之餘，卻也語帶調侃地指出如果老來沒有病，又怎麼能「理得數編詩」，巧妙肯定老病帶來的正面影響。此外，楊萬里也曾說到「老無星事可營為，政是長閑好病時。兩腳倦行贏得坐，一生欠睡頓還伊」<sup>42</sup>同樣不哀歎「老病」，反而認為既然老來無緊要之事，來一場病正好也能當作休息。楊萬里亦嘗曰「滿眼生花雪滿顛，老<sup>43</sup>希又過四雙年。誰知病腳妨行步，只見端居例坐禪」<sup>44</sup>以調侃的語調說，別人只看到自己表面在坐禪，並不知道自己是因病而不方便行走。<sup>45</sup>凡此皆見，對比昔日的「老病不禁餒食冷」等表述，楊萬里看待「老」和「病」的態度漸有轉變。再則，值得注意者，楊萬里尚會藉宗教安頓「老」，像是閱讀道教典籍：

一日秋陰一日晴，山禽相賀太丁寧。不愁白髮千莖雪，隨喜黃庭一卷經。  
晚霧薄情憎遠嶺，夕陽死命戀危亭。孤吟莫道無人覺，松竹喧傳菊細聽。  
(《退休集》，〈新晴東園晚步二首〉其一，1195年)<sup>46</sup>

對楊萬里而言，在剛放晴的東園裡晚步，翻閱《黃庭經》，領略道教旨意，調養身體，令形軀避免老病，一旁又有松、竹、菊相伴，乃十足愜意之事。蓋《黃庭經》為道教內丹經典，主張若固守精神，則能使身形長存，達到延年益壽的功效。由此見，楊萬里極熟悉道教經典，並會以之排解「老」。又如：

<sup>4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39，頁2090。

<sup>42</sup> 《退休集》，〈諸人同諸友問疾〉，1203-1206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42，頁2212。

<sup>43</sup> 汲古閣本、四庫本改為「依」。

<sup>44</sup> 《退休集》，〈病中復腳痛，終日倦坐遣悶〉，1203-1206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42，頁2213。

<sup>45</sup> 略可一提者，這些表述似多集中在《退休集》(1192-1206)中，推論或許是退休後，楊萬里能以更寬廣的胸襟看待「老」乃至「老年生活」。

<sup>46</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37，頁1919。

我方卧舟中，仰讀淵明詩。忽聞灘聲急，起視惟恐遲。  
八月濺飛雪，清覽良獨奇。好風從天來，翛然吹我衣。  
涼生固足樂，氣變亦可悲。眷然慨此水，念我年少時。  
迄今四十年，往來九東西。此日順流下，何日沂流歸。  
出處未可必，一笑姑置之。

（《江西道院集》，〈觀水歎二首〉其一，1189年）<sup>47</sup>

如果說〈新晴東園晚步二首〉其一是用道教養生觀念來對治「老」，那麼〈觀水歎二首〉其一則是以佛教的思維安頓之。上詩作於楊萬里應召返朝時，雖被召用，但楊萬里已年屆 63 歲高齡，又此番去後亦禍福難定，楊萬里遙想四十年來的風波宦遊，難免心生焦慮。該詩用前八句鋪述背景，說自己在舟中讀陶淵明，猶心念田園，後轉言八月涼風可樂，然其後氣變亦可悲，吐露對人世變遷的煩憂。然而，楊萬里顯然未自溺於愁緒裡，反倒續言「眷然慨此水，念我年少時」，化用《楞嚴經》的典故，<sup>48</sup>道出人的皮面必然會隨時間變更，然「心性」本無生滅的道理，意即對於楊萬里而言，縱使外在環境再如何變化，自己的初衷依然未有改變。換言之，楊萬里乃藉由《楞嚴經》的義理，排解「老」和世事的不確定，轉出豁達的人生觀，是以說出「出處未可必，一笑姑置之」的豪壯語，和昔日「舊聞行路令人老」、「出處俱為累」的處世態度已截然不同。

鑒此可知，楊萬里詩中對「老」的態度蘊含豐富的辯證性。於此，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楊萬里在《江湖集》(1162-1177)中，與「老」有關的書寫，幾局限在哀歎上，曾指「老豈愁能避」<sup>49</sup>，但到了《荊溪集》後則漸有「嘲老」和「安於老」的詩作，並擴及其後的《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續集》、《退休集》等。<sup>50</sup>這和楊萬里於 1177 年自稱的創作轉變大抵吻合。若此，應可說當楊萬里決心「辭謝唐人、王、陳及江西諸君子」，以開創自我風格時，與之同步的是其對「老」的感知和書寫亦發生變化。

<sup>47</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26，頁 1353。

<sup>48</sup> 「佛告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毫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董國柱：《楞嚴經》（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63。

<sup>49</sup> 《江湖集》，〈次昌英主簿叔晴望韻〉，1165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卷 3，頁 156。

<sup>50</sup> 依筆者掌握的資料，楊萬里並無在特定時期集中表達對老的「慨嘆」或「自適」，下列二節討論的「苦吟」、「捨得」和「感物」、「與物相親」亦是如此。換言之，何時何地何種情況會觸發楊萬里對「老」的感受，不是非黑即白的單純，只能大致肯定在《荊溪集》後，楊萬里漸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老」。

至於，是何樣因素促使楊萬里詩學發生轉變，目前學界仍沒有一個好的解釋，<sup>51</sup>不過若嘗試由楊萬里對「老」的書寫觀察，約莫可推測，或許和楊萬里知常州，回歸地方，暫且結束變動的為宦生涯與待闕時光有關。

承如上述，楊萬里在詩中常提到「舊聞行路令人老」、「吾生行路何時了」之類的表述，擴而言之，可以說人世的不確定多會誘發楊萬里對「老」的慨歎，而在《江湖集》(1162-1177)的創作時程裡，也確能見到楊萬里屢屢改官閑居波折頻頻的經歷。

蓋楊萬里紹興三十二年(1162)在零陵縣丞任，是年秋赴長沙為湖南漕司主試；隆興元年(1163)除臨安府府學教授；隆興二年至乾道二年(1164-1166)父歿居喪在家；乾道三年(1167)謁見虞允文，頗獲賞識，但旅況蕭條，只能返回故里；乾道四年至五年(1168-1169)家居待闕；乾道六年(1170)知奉新縣令；乾道七年(1171)在國子博士任；乾道八年(1172)在太常博士任；乾道九年(1173)在太常丞任；乾道元年(1174)在將作少監任；淳熙二年至(1175-1176)雖改知常州，仍需家居待闕；淳熙四年至五年(1177-1178)在常州任。<sup>52</sup>

而《江湖集》共有七卷，前五卷(1162-1170)<sup>53</sup>楊萬里的人生正處於充滿不定的狀態中，第六卷(1170-1175)任職中央期間可能因官務繁忙或生活單調，所以創作較少，第七卷(1175-1177)乃家居待闕而作。由此可見，楊萬里任職常州創作《荊溪集》(1177-1178)的時程，是在擔任地方官→父歿居喪→家居待闕→擔任地方官→任職中央→家居待闕之後，那麼或可推論也許是改任地方，前途不再茫然不可知，生活暫且安定，所接觸的事物也變得多樣的緣故，從而使楊萬里的心境和對詩歌的看法，開始有了轉變。

惟楊萬里畢竟仍心心念念於仕途，希冀自己能獲得重用，所以《荊溪集》(1177-1178)之後，楊萬里的人生又開始起起伏伏，時而顛簸，時而安定，加上其他如身體狀況、突來的情緒波動等因素影響，以致楊萬里對「老」的書寫始終無法維持在同一狀態。

不過，觀察楊萬里由《江湖集》到《荊溪集》的詩作，確實能見到楊萬里面對「老」的心境，存在一條從「慨歎」邁入「自適」的徑路。即使在《荊溪集》之時或之後，楊萬里對「老」的態度始終不是那麼絕對，但更應關注的是，其看待「老」的態度已不若《江湖集》僅是「歎老」，猶且會表現對老的「適意」，甚

<sup>51</sup> 楊孝柔：「很難證明楊萬里在創作上的突破究竟是頓悟成佛，還是『時至古自換』。」參氏著：《楊萬里〈荊溪集〉寫物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李貞慧先生指導，2011年)，頁52。

<sup>52</sup> 以上整理自，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8-232。〈附錄一年譜〉，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頁5182-5204。

<sup>53</sup> 卷一作於1162-1163年，卷二作於1163-1165年，卷三作於1165-1166年，卷四作於1166-1167年，卷五作於1167-1170年。

或以調侃的口吻「嘲老」。

再則，如果說杜甫(712-770)多「歎老傷懷」之作，<sup>54</sup>白居易(772-846)有「詠老喜老」之詩，<sup>55</sup>蘇軾(1037-1101)在歎老之餘主要用宗教哲思消滅對「老」的焦慮，<sup>56</sup>那麼楊萬里的特殊處在：其一方面會透過「宗教」安頓「老」，二方面更會以「諧謔」的視角看待「老」，以達到對「老」的適意。<sup>57</sup>

### 三、由「苦吟」趨近「拾得」

「苦吟」指詩人覓不著合適句子，艱困地殫精竭慮不斷推敲；「拾得」指詩人靈感湧現，隨手就能獲得詩句。<sup>58</sup>值得注意者，部分詩人會將二樣概念與「老」牽合，如杜甫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仇兆鰲評：「少年刻意求工，老則詩境漸熟，但隨意付與，不須對花鳥而苦吟愁思矣。」<sup>59</sup>意即杜甫隨著歲月的歷練，作詩得能由「苦吟」趨向「拾得」，達至「老成自如」的境界。另外，杜甫也嘗批評「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sup>60</sup>，認為詩藝能隨年齡增長而愈發精進。

正如上節所述，楊萬里詩在《江湖集》中，幾表現對「老」的慨歎，而與之相當的是其亦多有「苦吟」的表述，如「不辭鬚撚斷，只苦句難安」<sup>61</sup>、「病來詩久廢，覓句費商量」<sup>62</sup>，又楊萬里亦進一步將「作詩」之艱和「老」掛勾，若：

詩人今代謝宣城，舉手新年章子平。兩剩風殘忽春暮，花催草喚又詩成。  
五湖煙水三冬卧，萬里雲霄一日程。老裏睡多吟裏少，舊來句熟近來生。  
(《江湖集》，〈答章漢直〉，1170-1175年)<sup>63</sup>

<sup>54</sup> 蔣寅：〈杜甫與中國詩歌美學的「老」境〉，《文學評論》第285期(2018年1月)，頁66-67。

<sup>55</sup> 陳家煌：〈論白居易詩的晚期風格〉，《國文學報》第54期(2013年12月)，頁113-148。

<sup>56</sup> 蔡孟芳：《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頁204-205。謝衛平：〈論蘇軾對「老」的積極消解〉，《懷化學院學報》第150期(2007年7月)，頁62-64。

<sup>57</sup> 承前言所述，目前學界對「老」的研究頗為匱乏，故以上僅能擇取少數筆者較為熟悉，且已有研究成果的作者比較之。下面二節亦是。

<sup>58</sup> 相關論述，參見淺見洋二：〈論「拾得」詩歌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收入氏著、金程宇譯：《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中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頁434-464。

<sup>59</sup>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卷10，頁810。

<sup>60</sup> 〈戲為六絕句〉，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1，頁898。

<sup>61</sup> 《江湖集》，〈仲良見和再和謝焉〉其一，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1162-1163年，卷1，頁44。

<sup>62</sup> 《江湖集》，〈清曉出城別王宣子舍人〉，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1163-1164年，卷2，頁112。

<sup>63</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6，頁349。

忽驚騎吏叩柴荆，厚祿移書訪死生。今日猶遲傳巖雨，前身端是謝宣城。  
解包兔穎霜盈把，試墨山泉月一泓。老裏苦吟翻作拙，撚鬚枉斷兩三莖。  
(《江湖集》，〈謝傅宣州安道郎中送宣城筆〉，1175年)<sup>64</sup>

老子愁來只苦吟，一吟一嘆爲秋霖。居人只道秋霖苦，不道行人泥更深。  
(《江湖集》，〈秋雨歎十解〉其六，1175年)<sup>65</sup>

縮合三詩，可見「老」帶給楊萬里的困擾不止在血氣的衰減，猶且使其陷入睡多吟少的困境，再且也因為少吟詩，而對詩生疏。當好友送宣城筆時，楊萬里亦將「老」和「苦吟」聯繫，道出「撚鬚枉斷」的作詩困境。另外，秋雨亦引發楊萬里的哀歎，而有「老子愁來只苦吟」的表述。甚且，其後楊萬里也提及：

木犀煮泉漱寒齒，殘滴更將添硯水。子規鄉裏桐花煙，浣花溪頭瓊葉紙。  
先生老去怯苦吟，琢無肝肺嘔無心。芙蓉在左木犀右，漫無<sup>66</sup>七言真藉手。  
秋光一點入骨清，有筆如椽描不就，先生不瘦教誰瘦？  
(《西歸集》，〈試蜀中梁杲桐煙墨玉版紙〉，1179年)<sup>67</sup>

楊萬里訴說老了以後十分害怕苦吟，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詩思難免不比少年時，故即使嘔心琢肝亦空無一物。雖然普通像芙蓉或木犀之物，隨興漫與便可成篇，然而面對如「秋光一點入骨清」的幾近抽象的景緻與感覺，楊萬里以為自己始終無法描摹，而苦吟至消瘦。換言之，楊萬里意識到「老」使「苦吟」的情況加劇，甚至到了令己害怕的地步，然而詩人的本色依然無法讓他放棄吟詩，因而陷入越老越害怕苦吟，越老又越必須苦吟的尷尬處境中。由此正見，「老」帶給楊萬里的糾葛，及楊萬里透顯出的詩人意識之強烈

蓋大抵而言，感慨「老」使詩思減退，讓自己陷入「苦吟」的地步，或指自己年老後仍在苦吟的表述，乃貫串楊萬里一生，然值得留心的是，此一情況到了《荊溪集》後漸有不同，例如楊萬里曾檢討自己老來的詩藝：

雙燕衝簾報禁煙，喚驚晝夢聳詩肩。晚寒政與花爲地，曉雨能令水作天。  
桃李海棠聊病眼，清明寒食又來年。老來不辦瑯新句，報答風光且一篇。  
(《荊溪集》，〈寒食兩作〉，1178年)<sup>68</sup>

<sup>64</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7，頁392。

<sup>65</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7，頁417。

<sup>66</sup> 四部叢刊初編本作「漫與」應是，四庫本作「漫無」應誤，北大本作「漫興」略可通，參見宋·楊萬里著、薛瑞生校箋：《誠齋詩集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卷14，頁1009。

<sup>67</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4，頁711。

<sup>68</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9，頁486。

寒食節雙燕衝簾，桃李海棠盛開，即使年老後難再寫出新穎的詩句，但楊萬里並未耿耿於懷，反倒坦然地道出自我的不足，猶認為在這般佳景面前，也要聊作一首詩報答風光，從中頗可窺見楊萬里對作詩不再那麼執著苦吟，而能以較寬廣的心胸寫詩。甚且，楊萬里也漸有「老更成」的體悟，比方：

今歲五十二，豈為年少人。荷涼欣暑退，蟬苦怨秋新。  
澹慮翻成感，彫詩不著塵。小兒知得句，頻掉小烏巾。  
(《荊溪集》，〈感秋二首〉其一，1178年)<sup>69</sup>

「澹慮」即恬淡的心思，「不著塵」指詩歌的自然脫俗。楊萬里自陳已五十二歲，非年少人，然其卻未歎老，結合下句判斷，楊萬里誠有將自己所以能達到「彫詩不著塵」的境界，歸源於老年澹慮的意味。換言之，「老」帶來心境上的恬淡，而恬淡的心境也帶來詩歌創作的躍進，使詩歌不沾帶其他紛亂的意念。其後，楊萬里也曾云「老來筆底心無毒」<sup>70</sup>，以為老讓自己心靈澄澈。再者，同樣在《荊溪集》中，楊萬里亦指出人老之後，不必那麼執著於苦吟，其曰：

隨分哦詩足散愁，老懷何用更冥搜？聿來胥宇蟻移穴，無以為家燕入秋。  
蓋世功名吹劍首，平生憂患漸矛頭。從今歸去便歸去，未到無顏見白鷗。  
(《荊溪集》，〈秋懷〉，1178年)<sup>71</sup>

秋日螞蟻移穴和家燕無以為家的情景，不禁引起楊萬里反思，認為功名不過如吹劍環頭的小孔，<sup>72</sup>不足道哉，而自己一生的憂患也如矛頭漸米，<sup>73</sup>處境危殆。既然如此，不如從今歸去，保持心靈的純潔。又且既已年老，作詩也就不必再冥搜苦吟，「隨分哦詩」消解憂愁才是重點。由此見，不論是功名憂患抑或老懷哦詩，楊萬里都漸能以閒適之心坦然面對。

雖然楊萬里往後仍有「苦吟徐便悔，可惜數莖鬚」<sup>74</sup>、「老來覓句苦難成」<sup>75</sup>、

<sup>69</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0，頁524。

<sup>70</sup> 《朝天集》，〈答提點綱馬驛程劉修武翰〉二首其二，1184-1186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9，頁963。

<sup>7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0，頁531。

<sup>72</sup> 《莊子·則陽》：「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8，頁894。

<sup>73</sup> 《世說新語·排調》：「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漸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南朝宋·劉義慶，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下，頁440。

<sup>74</sup> 《荊溪集》，〈晴眺〉，1178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1，頁566。

<sup>75</sup> 《荊溪集》，〈春夜孤坐〉，1178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2，頁

「老來也復減詩情」<sup>76</sup>、「瑠碎肝脾只坐詩，鬚髯成雪鬢成絲」<sup>77</sup>的表述，但重點在《荊溪集》以前，楊萬里幾乎未有「老懷何用更冥搜」的體會，而於《荊溪集》以後，這一體會方不時在楊萬里的詩作中顯現，像：

老夫少時不信老，長笑老人恃年少。如今老矣不笑人，卻被少年開口笑。  
少年何苦笑老人，老人舊日顏如春。興來百盞山隤玉，醉後千篇筆有神。  
自古聖賢皆白骨，誰道今人不見古時月？孔子盜跖俱塵埃，杜陵老人今亦安在哉。（《朝天集》，〈行路難〉，1185年）<sup>78</sup>

上詩用詼諧的語調，對比今和昔、老人和少年。首先，以老人的視角回望自己曾仗勢年少，對老人多所取笑，但馬上又將時間拉回至當下，述說如今老矣卻被少年開口笑的景況。之後，楊萬里做出一番開解，提到自己過去亦「顏如春」，道出年紀的增長從來不會影響作詩，甚且誇耀現下的自己詩思敏捷，老年仍寶刀未老，經由酒的加持，猶能臻於「醉後千篇筆有神」的境界。既之，楊萬里指出古代聖賢都已死去化為白骨，並轉化李白「今人不見古時月」<sup>79</sup>一語，添入「誰道」二字質問今人未必不如古人，間接指涉自己有十足把握超越古人，何況如杜甫般偉大的詩人盡已作古，<sup>80</sup>概見楊萬里步趨年邁後，對作詩彰顯的無比自信。與之相似的表述，且若：

忙裏清流也帶塵，閑中底物不長新。水將樹影揮空帚，楓換秋容作好春。  
自是不歸歸便得，老來下筆筆如神。鶯花煎燭無虛日，餞送<sup>81</sup>誠齋一老人。  
（《退休集》，〈新晴東園晚步二首〉，1195年）<sup>82</sup>

首聯透過「忙」與「閒」的對照，言惟有閒適之時，心境才能保持清新，不沾染

632。

<sup>76</sup> 《西歸集》，〈詩情〉，117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4，頁693。

<sup>77</sup> 《朝天續集》，〈湖天暮景〉，118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7，頁1399。

<sup>78</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0，頁1061。

<sup>79</sup> 〈把酒問月〉，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20，頁941。

<sup>80</sup> 本詩或可解釋為古代聖賢皆已化為白骨，而今人不論少年或老人都都將化為白骨，如孔子盜跖、杜甫一般，那麼「誰道今人不見古時月」意即今人見到的月和古時的月並無不同，換言之今人和古人有相同命運。然而若如此解釋，則難以扣合「興來百盞山隤玉，醉後千篇筆有神」一句，楊萬里所顯露的自豪，故本文認為「誰道今人不見古時月」當可解釋為誰說今人未曾見過古人，也即誰說今人未能與古人抗衡。

<sup>8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原文作「賤相」，然其後校注引家刻本、備要本作「餞送」，依文意當作「餞送」為宜。

<sup>82</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7，頁1919。



塵垢，頷聯以景物回應首聯，寫樹影倒映水中如空帚，楓樹變易秋容如好春的自然長新；頸聯推出個人心境，雖流露不欲歸的心情，但馬上轉出「老來下筆如有神」一語，指出「老」使人感受更敏銳，彷彿得到上天眷顧，下筆如有神助，詩材唾手可得，不必再汲汲營營尋找詩題、推敲詩句；末聯進一步寫鶯花對自己這位老人的熱切歡迎，藉由物再次闡明年老的喜悅。蓋彼時楊萬里在家閒居，不能施展抱負，固然令其沮喪，但也使其得有閒暇，調整自我，感受造物的勃發，同時亦體認到「老」對於作詩，並非僅是負面影響，反而自己所以能文思泉湧應歸因於「老」。

略可一提者，這種「神助」的說法概可追溯至謝靈運曰：「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sup>83</sup> 迄後，杜甫則稱讚薛稷：「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sup>84</sup> 也曾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sup>85</sup> 李正民亦曰：「一歲暗添身漸老，百篇賡和筆如神。」<sup>86</sup> 然而皆不若楊萬里「老來下筆筆如神」語氣斬截，充滿自信，直指年老之後下筆如有神助。再又，楊萬里也提到「物」來相尋作詩：

霜後前林一向疎，丹楓落盡況黃梧。犯寒侵早看殘菊，怕熱平生不擁爐。  
老眼讀書長作睡，病身得酒忽全蘇。好詩排闥來尋我，一字何曾撚白鬚。  
(《退休集》，〈曉行東園〉，1195年)<sup>87</sup>

此詩得見楊萬里老年之時，仍能以開闊的心胸看待人生。即使冬日丹楓、黃梧落盡，只剩殘菊可賞，但楊萬里並未哀歎之，反倒以平淡的語調娓娓道出。「老眼讀書長作睡」對比昔日的「老眼逢書怯細看」更為坦然，而末句「一字何曾撚白鬚」則表露出不同於往昔的自詡與自適，作詩絲毫不需苦吟，且能「幾如自獻不待招，隨手即可拈者」<sup>88</sup>。可以說，此種溝通「神——我——物」揭示老年詩藝躍進的說法，堪稱是楊萬里詩學的一大特色。

另外，肯定老年詩藝更精的思想同樣擴及至楊萬里的詩歌批評，如：

與君鬢髮總星星，詩句輸君老更成。別去多時頻夢見，夜來一雨又秋生。  
故人金石情猶在，贈我瓊琚雪似清。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  
(《江西道院集》，〈延之寄詩覓道院集，遣騎送呈，和韻謝之〉，1188年)<sup>89</sup>

<sup>83</sup> 南朝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77。

<sup>84</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8，頁1622。

<sup>85</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頁74。

<sup>86</sup> 〈人日和同院〉四首其一，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卷1540，頁17489。

<sup>87</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7，頁1922。

<sup>88</sup>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頁455。

<sup>89</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5，頁1314。

本詩旨在書寫楊萬里與尤袤的情誼，繼之評價二人的詩作。其中，「老更成」雖是針對尤袤而發，但換個角度來說，當楊萬里運用此概念讚揚尤袤時，多少也意味著其對「老更成」的認同，故即使楊萬里未嘗使用「老更成」三字形容自己，但如前舉例證，相似的表達在楊萬里詩中並不乏見。

由上可見，楊萬里早期常把「老」與「苦吟」牽連，但到《荊溪集》後對「老」的看法漸有轉變，不再只把「老」視為妨礙「作詩」之物，楊萬里偶會將「老」與「拾得」連結，肯定「老」對作詩的助益。

莫礪鋒曾藉由詩篇數量的統計，援引楊萬里詩對苦吟的自述，認為：「詩人臨終前念念不忘並深恐後人不解的，難道不正是他在詩歌藝術上慘澹經營的一番苦心嗎？」又由之批評：「後人往往只注意楊萬里自序中關於『瀏瀏焉』的誇大之語，遂認為他後期作詩揮灑如意而全不費力，其實是與事實不完全符合的。」<sup>90</sup>本文大抵認同莫礪鋒的見解，即楊萬里詩多不是一揮而就，苦吟可以說是其對作詩的堅持，是其終其一生的習慣，<sup>91</sup>惟或可換個角度重新理解，蓋《江湖集》中楊萬里大多自陳其「覓句苦吟」的艱辛，確少嚐到「瀏瀏焉」拾得的滋味，然在《荊溪集》後則多有這方面的經驗。換言之，縱使楊萬里之後仍常陷入苦吟的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自此楊萬里有了明顯轉變，其一方面不再把苦吟視為作詩必須，而有「隨分哦詩足散愁」的說法，甚且其後更指「老來下筆筆如神」。

所以有此不同，推論和楊萬里自言的「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的創作觀有關。質言之，當其不再受制前人束縛，得能在創作中自由表露一己之所思所感時，則更可擺脫苦吟，意到而筆隨。

再且，楊孝柔指出楊萬里在撰作《荊溪集》時，與張浚、胡銓等主戰人士的交往減少，次韻詩與和詩不再多見。<sup>92</sup>除此，觀察《江湖集》中原本數量繁多的贈別詩，在《荊溪集》亦顯著下降。相反地，是大量寫物詩篇的增加。其實，在《江湖集》中楊萬里就曾云：「此行詩句何須覓？滿路春光總是題。」<sup>93</sup>但此時大抵僅可說是觀念的萌芽，迄要到《荊溪集》時，楊萬里才有更深一層的體認與實踐，既曰：「閉戶何緣得句來？開窗更倩雨相催。」<sup>94</sup>又自云：「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

<sup>90</sup> 莫礪鋒：〈論楊萬里詩風的轉變〉，《唐宋詩論稿》，頁 507。

<sup>91</sup> 直到晚年，楊萬里〈子年劉郎寫余老貌，求贊〉且曰：「鬢少梳欲無，髭短鑷更少。搔鬢祇拈髭，覓句何日了？」《退休集》，1202-1203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41，頁 2182。

<sup>92</sup> 楊孝柔：《楊萬里《荊溪集》寫物研究》，頁 112。

<sup>93</sup> 《江湖集》，〈送文黼主簿叔之官松溪〉，1167-1170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5，頁 278。

<sup>94</sup> 《荊溪集》，〈清明雨寒〉八首其七，1178 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9，頁 489。

蓋靡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sup>95</sup>可見對於作詩，楊萬里已有長足躍進，不再時常陷入苦吟，而這應是其敞開心胸，走出官舍，減少交際，徜徉自然的緣故。

至若，觀察楊萬里寫「老」的方式，特殊處是將「老」和「苦吟」聯繫一起，且又隨歲月的增長而體現「老更成」<sup>96</sup>的發展徑路。與其他詩人相較，蘇軾雖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sup>97</sup>肯定「老」對詩的助益，然其幾未有「苦吟」的表述；黃庭堅(1045-1105)倡籲「老更成」，如周裕鍇云：「黃庭堅特別推崇杜、韓晚年之作，正顯示出他以老為美的詩學傾向。黃氏的說法為宋詩學提供了一個頗有代表性的『老更成』的批評模式。」<sup>98</sup>但黃庭堅嘗曰：「何用苦吟肝腎愁。」<sup>99</sup>可見其未十分贊同苦吟。再則，杜甫大抵和楊萬里相當，既「苦吟」又有「老更成」的表述，然杜甫詩風乃越趨「瘦硬老成」，而楊萬里詩風則愈趨「自然輕快」，所以會造成此一差異，乃源於二人不同的詩學觀。蓋杜甫尤其重視「對仗」之工及「聲律」的巧妙應用，反觀楊萬里則有意拋棄流於形式技巧的江西詩派，欲尋求「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莊，麗而不浮」<sup>100</sup>的晚唐之味，並講究對物的興感，因之發展出另樣的詩歌風貌。

#### 四、自「感物」走向「與物相親」

楊萬里詩的一大特色，乃是對物的書寫與眾不同。錢鍾書說：「根據他的實踐以及『萬象畢來』、『生擒活捉』等話看來，可以說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係，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sup>101</sup>又張福勛云：「(誠齋詩)其藝術表現的重心，往往是透過自然物的外在景觀而深入一層去發掘大自然內在的靈性情感，生命知覺，使『死物』變成『活物』。」<sup>102</sup>然而，若聚焦於「老」加以考察，便會發現楊萬里詩表現的物我關係，實蘊含一

<sup>95</sup> 〈誠齋荆溪集序〉，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80，頁3260。

<sup>96</sup> 周裕鍇嘗將宋代對於「老」的詩學，分為二類：一是認為詩人晚年之詩方臻極境，此即「老更成」；二是提倡如老年極境那樣深沉厚重的風格，此為「老成」。二者雖有類近之處，但畢竟是不同概念。參見氏著：《宋代詩學通論》，頁347。

<sup>97</sup> 〈與二郎侄一首〉，宋·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0月)，頁509。

<sup>98</sup>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348。

<sup>99</sup> 黃庭堅〈次韻謝公定王世弼贈答二絕句〉其一：「何用苦吟肝腎愁，但知把酒更無憂。聲名本不關人事，看取青門一故侯。」其二：「酒因咀嚼還知味，詩就呻吟不要工。王謝風流看二妙，病夫直欲臥牆東。」可知黃庭堅不鼓勵苦吟惹愁，而崇尚自然呻吟，勿過度追求精工。參見宋·黃庭堅著、劉尚榮注：《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5月)，卷4，頁866-867。

<sup>100</sup>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83，頁3338。

<sup>101</sup>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頁217。

<sup>102</sup> 張福勛、徐文潮：《宋詩論集》(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頁227。

段變化的歷程。在此，亦先從《江湖集》說起，詩云：

作臘聊村酒，依人只短檠。略無更可數，聽到雨無聲。  
犬吠知何苦，雞寒肯更鳴。生來眠不足，老去夢難成。  
（《江湖集》，〈臘夜普明寺睡覺二首〉其二，1162-1163年）<sup>103</sup>

老矣書無分，居然眼有花。墨兵非死反，陸譎且生涯。  
雪後霜逾勁，吟邊帽只斜。小兒知我嬾，夜誦故喧譁。  
（《江湖集》，〈老眼廢書有歎〉，1166年）<sup>104</sup>

宿雲送臘曉仍開，日動江光度竹來。春到更晴誰不喜？時遷不道老相催。  
山村敢惜身猶遠，邊地應憐戰未回。春鳥豈知人意緒？新聲只欲勸嫌杯。  
（《江湖集》，〈立春新晴〉，1162-1163年）<sup>105</sup>

由上可見，「老」對於楊萬里而言，並非僅停留在生理的衰敗，伴隨而來的更是精神上的折磨。第一首詩，指因為「老」而夢難成，以致睡覺，睡覺後聽到的竟是徒添愁緒的雨聲和犬吠。第二首詩，說由於「老」而眼有花，故書無分，是以對小兒的夜誦尤其敏感，認為其像是知曉自己嬾而故意喧嘩。第三首詩，針對當年西北及淮右地區與金抗戰而發，蓋在此背景下，楊萬里雖言春晴本可喜，但卻又予人「老相催」的感受，再則春鳥本可人，卻被楊萬里說成是不解人意緒的事物。質言之，這時由楊萬里眼中所看出去的一景一物，皆是牽動其情感的觸媒，皆是在提醒其「吾生老矣」的事實。而同樣收錄在《江湖集》的詩作，又有：

春氣吹人不作醒<sup>106</sup>，病身感物底心情？斜陽也不藏人老，偏照霜髭一兩莖。  
（《江湖集》，〈薄晚絕句〉，1165年）<sup>107</sup>

可知楊萬里對自我的質問，非只停留在心情是好是壞的層面，其乃更欲進一步探問物與我的關係為何？即當以「病身」來「感物」的話是什麼心情？而楊萬里最終感受到的非但不是大自然的溫暖，反倒是斜陽無情地照耀在他白霜的髭鬚上，刻意要彰顯他的「老」。楊萬里用「也不」構句，亦可見其彷彿在喊話般，滿腹無奈。再則，如：

<sup>103</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頁21。

<sup>104</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4，頁255。

<sup>105</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頁29。

<sup>106</sup> 四庫本作「醒」，然宋刻詩集本、汲古閣本皆作「醒」，依上下文意判斷，當以「醒」為當，指春氣吹拂使人不能清醒。校注參見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頁137。

<sup>107</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頁137。

秋氣侵人冷欲冰，不由老境不愁生。雨聲已遣儂無睡，更著寒蛩泣到明。  
(《江湖集》，〈秋夜不寐〉，1165年)<sup>108</sup>

寫秋氣侵人的冰寒，但楊萬里卻不只將造成自己不適的責任都歸因於秋氣，其所怪罪者更是「老」。蓋如果沒有老就沒有愁，因為正是「老」才使人懼冷、才使人不能寐，以致要聽憑雨聲和寒蛩聲一泣到天明。

是以，如果說本節前三例愁緒產生的原因，乃源於「老」而感受到外在環境的催逼，那麼後二例則可見作者有意識地將愁緒歸咎於「老」，且更強調「物感」的牽引。

而在《江湖集》之後，楊萬里依然有「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來。驚風颯然起，聲若山嶽摧。起坐不復寐，萬感集老懷」<sup>109</sup>寫夜雨擾人睡夢，讓老人心思百感交集；「山行我已厭征塵，夜語誰能伴老身。幸有暗蛩同店宿，被渠告訴卻愁人」<sup>110</sup>指老來行旅雖有蛩聲相伴，但蛩聲卻又激起人的愁緒。然則，此類情況同樣到了《荊溪集》後漸有變化，如：

髮脫心知不再生，新年底急頓星星。城邊老柳也欺我，春裏滿頭依舊青。  
(《荊溪集》，〈理髮〉，1178-1179年)<sup>111</sup>

在此，柳被賦予深刻人性，不再是無生命的客體，彷彿會「欺負」楊萬里似的。然而，柳的「欺」乍看是種「侵擾」，實質卻是一種「戲弄」式的相親。<sup>112</sup>換言之，對於楊萬里而言，柳更像是一位會和自己開玩笑的朋友，而謾罵柳的行為背後，反映的乃是「萬物皆著我情」的詩學觀。又同樣見載於《荊溪集》者，像「如今老病不飲酒，梅花也合憐衰翁」<sup>113</sup>彷彿梅花能知曉自己心思，能體會自己因老病而不能飲酒的憾恨。另「到得荊溪鬢盡斑，二年心力不曾閑。如今歸去無餘戀，只有梅花慘別顏」<sup>114</sup>可見楊萬里認為只有梅花會憐惜自己的老，會知曉自己年老

<sup>108</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頁193。

<sup>109</sup> 《荊溪集》，〈夜雨〉，1178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0，頁544。

<sup>110</sup> 《江東集》，〈蛩聲〉，1191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2，頁1647。

<sup>11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2，頁637。

<sup>112</sup> 楊萬里詩中同樣用「欺」表現與物相親的例子，如〈夜宿東渚放歌〉三首其一：「前山欺我船兀兀，結約江妃行小譎。」《江西道院集》，118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6，頁1365。〈曉穿芙蓉徑二首〉其一：「晚粧懶困曉粧新，火急來看趁絕晨。夾徑花枝欺我老，競將紅露灑烏巾。」可見花枝對楊萬里的熱情，《退休集》，1195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7，頁1913。

<sup>113</sup> 《江湖集》，〈雨後曉起問訊梅花〉，1178-117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2，頁618。

<sup>114</sup> 《江湖集》，〈休日城上〉，1178-117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2，頁633。

漂泊的無力感而「慘別顏」。雖然，《荊溪集》中尚有「如何獨立薰風裏，猶怨霜花點鬢根」<sup>115</sup>、「自是老人眠不著，近來春夜幾曾長」<sup>116</sup>等「感物」詩句，然而對比於《江湖集》，《荊溪集》中儼然多出了與物相親的詩篇，且其後仍延續之，甚或間有新變，像：

斫盡江邊楊柳梢，要教新歲換新條。老夫也鑷霜鬢，鑷却霜根出雪苗。  
(《朝天集》，〈戲題岸柳〉，1190年)<sup>117</sup>

如果說〈理髮〉採取鮮活的視角，運用「擬人」的手法，表現人與自然的相親，那麼〈戲題岸柳〉則是以詼諧的筆觸，透過「類比」的思維，傳遞人與自然的共性，而正因為在楊萬里心中，存有這層共性，所以使楊萬里看到柳樹換新條時，萌生自己也能同柳樹般，更換鬢鬢以重返年輕的念頭。然則，楊萬里終道出自己畢竟不是柳樹，在柳樹而言，新年換新條是生命的更新，但在楊萬里而言，拔卻「霜根」長出的反而是「雪苗」。蓋就季節來說，「霜」代表秋天，「雪」象徵冬天，而若用人生取譬，「雪」更傾向老年，推而言之即人不但無法更新，且鬢鬢會愈拔愈年老。但縱或如此，楊萬里並非在傳達哀愁，這從題目命曰「戲題岸柳」即顯而易見。簡言之，楊萬里欲表現的更是一種與物相親的趣味。又如：

此君見我眼猶青，笑我吟髭雪點成。憶昔與君同舍日，聽渠將兩作秋聲。  
夜來遞宿三更悄，葉底春寒一倍生。夢入故園數新笋，穿籬破蘚幾莖莖。  
(《朝天集》，〈二月望日遞宿南宮和尤延之右司郎署疏竹之韻〉，1184年)<sup>118</sup>

久別重逢，楊萬里說竹子見到自己「眼猶青」，以為其精神矍鑠，年紀尚未大到老眼昏花的地步，然則竹子轉而嘲笑楊萬里的鬚鬢恍若「雪點成」，指楊萬里眼睛尚健，倒是鬚鬢先白了，得見「老」儼然變成可以被調笑的事物，楊萬里與竹子好比相交多年的好友。再像：

火老殊未熱，雨多還自晴。暮天無定色，過鳥有歸聲。  
坐久人將睡，更深月始明。素娥欺我老，偏照雪千莖。  
(《退休集》，〈夏夜露坐二首〉其一，1199-1201年)<sup>119</sup>

<sup>115</sup> 《荊溪集》，〈梳頭有感〉，1178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0，頁518。

<sup>116</sup> 《荊溪集》，〈寓倅廳，寒夜不寐〉，1178-1179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2，頁642。

<sup>117</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9，頁1499。

<sup>118</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9，頁951。

<sup>119</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9，頁2090。

蓋和先前提及的〈薄晚絕句〉相較，能見〈薄晚絕句〉中夕陽乃是挑起楊萬里感知到「老」的事物，而〈夏夜露坐二首〉其一中的「素娥」同樣照在楊萬里斑白的毛髮，惟差別在於素娥是在楊萬里將睡時而「始明」，故其更像是好友刻意要捉弄楊萬里似的，而捉弄的背後實體現了物我的親密關係。此外，除了這種戲謔式的相親，楊萬里亦嘗書寫物能同理自己不幸的遭遇：

舊傳冬不到南中，今歲南中稍稍冬。曦幕暖吹紅皺起，霜橋冷步縞聲鬆。  
裁縫苦思詩千首，排遣清愁酒一鍾。不是梅花開獨早，似憐北客老相逢。  
(《南海集》，〈至日薄寒〉，1180年)<sup>120</sup>

淳熙七年(1180)楊萬里在廣州任上，指梅花早開並非因為時節的緣故，而是在憐惜自己這個北客老了猶遠離家鄉、作詩陷入苦思，直到冬天仍待在南中。又且，楊萬里也曾表示欲與物一同歸老的想法：

避世水雲國，卜鄰鷗鷺家。風前揮玉塵，霜後幻楊花。  
骨相緣詩瘦，秋聲訴月華。欲招盧處士，歸共老生涯。  
(《江西道院集》，〈戲贈江干蘆花〉，1189年)<sup>121</sup>

淳熙十六年(1189)楊萬里自隆興府前往行在所，秋日時節見到江邊蘆花盛開，不禁戲作一首詩贈答。楊萬里用「盧處士」借代「蘆花」，因為蘆花之「蘆」字與姓氏之「盧」音近形似，而蘆花生於江畔，潔白脫俗，則彷彿品德高尚的處士。於此，楊萬里把「蘆花」視為人，「欲招」二字正可見楊萬里對蘆花的愛戴，表示將來若歸老，想居處江邊，與蘆花相伴。

另外，與之類似的表述如「短檠幸未卧牆角，喚取渠來相博約。老眼那能舒簡編，只要玉蟲伴杯酌」<sup>122</sup>由「喚」與「伴」二字乃見楊萬里與短檠的親密關係，已不如昔日的「短檠不解事」視短檠為難以心意相通的事物。其次，「小園不到負今晨，晚喚嬌紅伴老身」<sup>123</sup>亦可見楊萬里欲萬物陪伴其「老」。蓋即使年老，楊萬里對「物」的感受亦未因此遲鈍：

<sup>120</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6，頁796。

<sup>121</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26，頁1325。

<sup>122</sup> 《南海集》，〈秋夕雨餘〉，1180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16，頁788。

<sup>123</sup> 《江東集》，〈海棠〉四首其一，1190-1191年，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31，頁1601。

先生老態似枯禪，解后東風也欲顛。纔雨便晴寒便暖，四時佳處是春天。  
(《朝天續集》，〈晚晴〉，1189年)<sup>124</sup>

詩中楊萬里將老態比喻為「枯禪」，「枯禪」簡言之即「靜坐」即「參禪」，言下之意楊萬里頗自詡在年老後能達至不動心的境界，惟當「解后東風也欲顛」後，楊萬里感受到的誠是「雨便晴」、「寒變暖」的美好，並由之表露對春天的熱愛；換言之，楊萬里外邊的軀體雖老態似枯禪，但內心卻能活動，與物相親，感知到東風的暢適。

又如果說上述主要是「物」使「人」感知到老，或「物」來調笑「人」之老，或「物」與「人」之老相伴的例子，那麼值得注意者，楊萬里尚有「人」去戲謔「物」之老的詩篇，像是：

雙楓一松相後前，可憐老翁依少年。少年翡翠新衫子，老翁深衣青布被。  
更看秋風清露時，少年再換輕紅衣。莫教一夜霜雪落，少年赤立無衣著，  
老翁深衣却不惡。(《江東集》，〈嘲道旁楓松相倚〉，1191年)<sup>125</sup>

小姑小年嫁彭郎，大姑不嫁空自孀。小姑有夫似織女，大姑無夫如阿姮。  
廬慈也曾作媒妁，執柯教與五老約。東方一老差妙齡，匹似彭郎卻老成。  
大姑背面啼更道，豈有老人會年少。大姑年來年去今亦老。(《江東集》，  
〈大孤山〉，1192年)<sup>126</sup>

和先前的詩例相比，上二詩中的「物」已不再是單方面地被賦予人的動作或情感；質言之，「物」一開始即被楊萬里當作「人」來看待，成為詩歌敘述的焦點。蓋〈嘲道旁楓松相倚〉運用譬喻的方式，將「楓」與「松」比喻為「少年」和「老人」，因二樹的葉子像極人的衣服，故楊萬里從中去調侃楓松相倚，就好像步入老年的松必須憑依少年一樣。其後，楊萬里更將時序的推移納進詩中，用「松柏不凋於歲寒」的概念，言在一夜霜雪之後，楓樹衣服盡脫，而松樹猶包裹深衣，表揚「老松」，揶揄「少楓」。再觀〈大孤山〉更可見「擬人化」的增強，此時「小孤山」和「大孤山」被擬作「小姑」及「大姑」，一個嫁人一個守寡，甚且「廬慈」也會作媒人，然最後大姑山非但沒有嫁人，反而「年來年去今亦老」，備受楊萬里調侃。

由此見，二詩中的「物」雖經由楊萬里的敘述顯露生機，但不論是松、楓、

<sup>124</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28，頁 1425。

<sup>125</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34，頁 1744。

<sup>126</sup>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35，頁 1813。



大孤山、小孤山等，其實皆被安放在被動的位置上，意指「物」不會像「素娥欺我老」般呈顯「能動性」，其只得無奈地受楊萬里擺布。易言之，楊萬里彷彿在搬演一齣戲、講述一個故事，而松、楓、大孤山、小孤山彷彿是把楊萬里操弄的腳色。若此，如果說〈戲題岸柳〉等詩中的「物」尚且會牽引楊萬里對「老」的感知，仍殘有六朝「感物說」的影子，那麼〈嘲道旁楓松相倚〉、〈大孤山〉更體現了楊萬里「使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sup>127</sup>的詩學實踐。

綜上，由「物我」方面去觀察楊萬里對「老」的書寫，可發現其至少有三樣層次：第一，「老」與「物」相牽引，「物」會加劇楊萬里對「老」的感受，這類作品在楊萬里一生的書寫歷程中迭有出現，而值得注意的是，《江湖集》中幾是這樣的書寫型態；第二，為「物」像朋友般，過來戲弄楊萬里的「老」，或者「老」成為楊萬里與「物」交流的話題，此幾乎皆出現在《荊溪集》後，原因應也和上節所云的近似，乃楊萬里接觸自然更為頻繁的緣故；第三，是第二的延續，但特殊的是，楊萬里會反過來用「老」來調侃「物」，賦予「物」深刻的人性，直接把「物」視為「人」，此在《江東集》中至少能見二首。

總括而言，如是用「與物相親」和「物我翻轉」的方式言「老」，而此皆奠基在親密的「物我關係」認知上，堪為楊萬里詩最大特色，為「誠齋體」式的「老」書寫。<sup>128</sup>

## 五、結論

目前學界對楊萬里詩已有長足認識，惟仍缺乏較細節的了解。是以，本文從「心境」、「作詩」、「物我」三個層面，剖析楊萬里對「老」的書寫。

於心境方面，在《江湖集》(1162-1177)中楊萬里常表露對「老」的「慨歎」，到了《荊溪集》(1177-1179)後則漸能表現對老的「自適」。然而，對「老」的「慨歎」始終存在於楊萬里的一生。不過，由此正可看出楊萬里面對「老」的心境，

<sup>127</sup> 〈應齋雜著序〉，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83，頁3340。

<sup>128</sup> 蕭馳曾觀察白居易詩，提出有別於「感物」的「轉物」說。然「轉物」是「八風不動，哀樂不入，心如止說的境界」，參見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二卷：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頁230。但是，楊萬里如周裕鍇所言：「楊萬里的觀點彷彿是六朝詩論的回歸和強化。然而，我們注意到，在他激進的感物主義的觀點中，仍帶有宋代詩學的影子。其一，詩人並非被動地依賴外物的感發，詩人主體的精神人格在感物中起主導作用，正如他在〈應齋雜著序〉中所說：『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心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誠齋集》卷八三）正因如此，「楊誠齋體」詩中的自然物不再是人心境的泛我象徵或即物即真的體現，而是具有強烈的主體感情色彩以及擬人主義的傾向。」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374。除此，淺見洋二亦指出「蘇軾與楊萬里在表現宋詩自然擬人化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更說道「楊萬里在自然擬人化中最具個性」，參見氏著：〈蘇軾與楊萬里詩中山水的擬人化〉，收入淺見洋二著、李貴、趙蕊蕊等譯：《文本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74。凡此種種，足見這種在親密的物我關係中呈現對「老」的書寫，實為楊萬里詩與眾不同的特色。

實存在豐富的動態變化。再則，與杜甫多「歎老」、白居易的「詠老喜老」及蘇軾主要用「宗教」排解「老」并觀，楊萬里慣以「諧謔」和「宗教」的角度安頓「老」，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又且，在「老」與「作詩」的關聯上，《江湖集》幾只陳述「苦吟」，以為「老」使自己詩思減退，讓作詩更艱難，然大略到了《荊溪集》後楊萬里開始認為既已年老就不需「苦吟」，甚或會把「捨得」的原因歸功於「老」。雖然楊萬里不時仍會將「老」和「苦吟」鍊結，但重點是自此楊萬里已漸能認同「老更成」。至於，楊萬里這種對「老」的表述，也迥異於蘇軾、黃庭堅幾不「苦吟」僅言「老更成」。

另在物我關係上，在《江湖集》中「物」常會觸發楊萬里對「老」的慨歎，但至《荊溪集》後「物」逐漸恍如朋友般，「老」成為楊萬里和「物」交流的媒介，又甚至楊萬里會化被動為主動，轉而用「老」來調笑「物」，這可以說是誠齋體式的「老」書寫。

除此，本文亦可回應楊萬里的詩歌分期，即若已「老」劃分，楊萬里詩當分為二期，而非三期，即以《江湖集》為第一期，《荊溪集》後為第二期。初步推論可能是因為楊萬里結束了漂泊不定的為宦生涯和待闕時光，又不再任職中央，轉派地方，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樣的緣故，才產生如此轉變。

最後，略可一提的是，本文撰寫過程中發現過去學者們多聚焦討論「老」的詩學命題，而關於各作家對「老」的感受、對「老」的書寫，依然缺乏細緻的研究，即使是歐陽脩、蘇軾等也少有深刻的論述。其實，「老」乃是所有人類皆會面臨的生命課題，值得更進一步探究。

## 徵引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 東晉·舊題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南朝宋·劉義慶，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南朝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宋·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宋·黃庭堅著，劉尚榮：《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楊萬里著、薛瑞生校箋：《誠齋詩集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二) 近人論著

- 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2期，2017年4月，頁255-229。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
- 李奧：〈誠齋詩中的「老」之氣韻——且看《退休集》詩作及各家評議〉，《沈陽周裕鏞：《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阿多諾著，彭淮棟譯：《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張福勛、徐文潮，《宋詩論集》，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淺見洋二著、李貴、趙蕊蕊等譯：〈蘇軾與楊萬里詩中山水的擬人化〉，收入《文本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淺見洋二著、金程宇譯：〈論「捨得」詩歌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收入《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中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莫礪鋒：〈論楊萬里詩風的轉變〉，《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
- 陳家煌：〈論白居易詩的晚期風格〉，《國文學報》第54期(2013年12月)，頁113-148。
- 楊孝柔：《楊萬里《荊溪集》寫物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李貞慧先生指導，2011年)。
- 董國柱：《楞嚴經》，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賈君琪：〈人誰長健底，老有頓來時——論楊誠齋病中詩〉，《濰坊工程職業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67-70。
- 蔡孟芳：《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黃景進先生指導，2007 年。
- 蔣寅：〈作為詩美概念的『老』〉，《甘肅社會科學》第 218 期(2016 年 5 月)，頁 1-13。
- 蔣寅：〈杜甫與中國詩歌美學的「老」境〉，《文學評論》第 285 期(2018 年 1 月)，頁 64-73。
- 蔣寅：《大曆詩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4 月。
-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二卷：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
-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 謝衛平：〈論蘇軾對「老」的積極消解〉，《懷化學院學報》第 150 期(2007 年 7 月)，頁 62-64。
- 藤野岩友：〈《楚辭》中的「嘆老」繫譜〉，收入《巫系文學論——以《楚辭》為中心》，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
- 藤野岩友：〈詩經に見える「嘆老」〉，《國學院雜誌》第 59 卷第 10、11 號(1958 年 11 月)，頁 241-245。